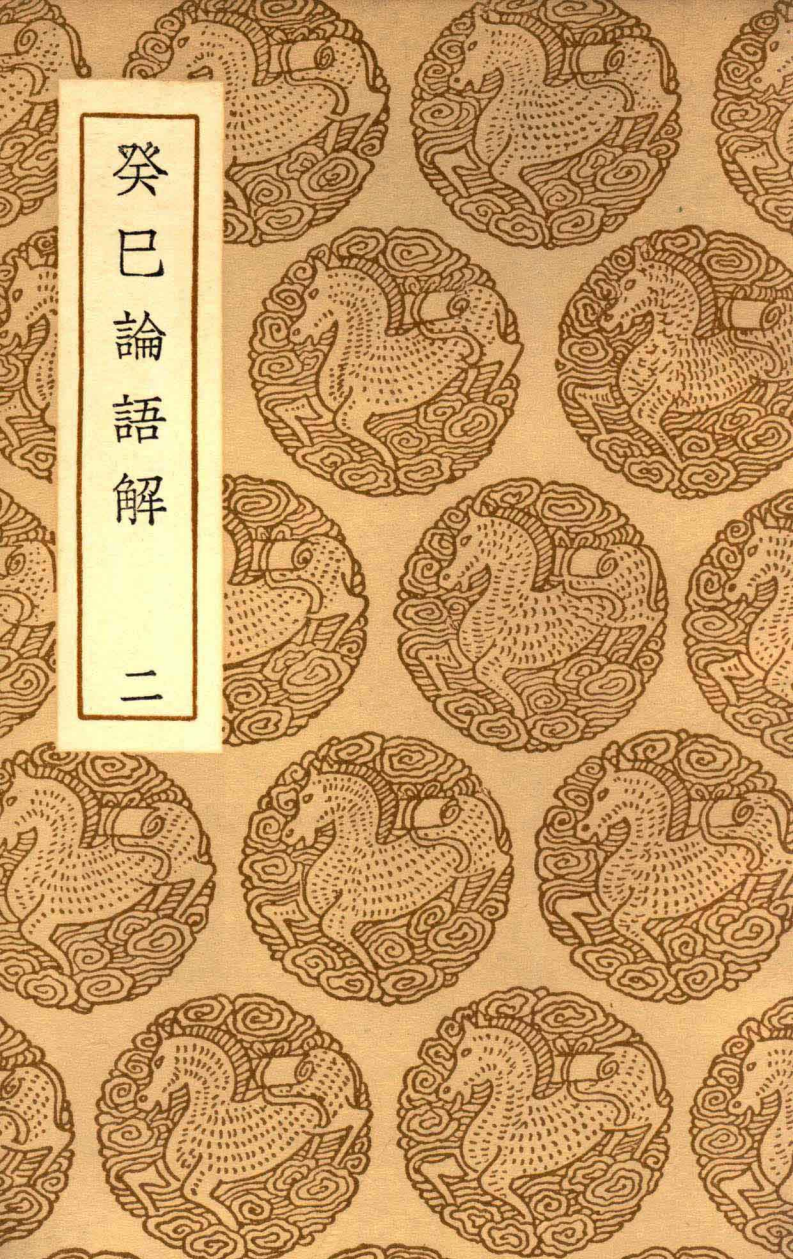


癸巳論語解
二



癸巳論語解

(二)

張 栻 撰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癸巳論語解
二 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撰 者 張 枏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平

• E八二五

(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
謝雨東)

癸巳論語解卷第六

先進篇

子曰。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

野人。君子。山後人之稱也。前人於禮樂。務其質。而於文有所未足。後人則習其文。而日盛矣。惟其文之盛。故以前輩爲野人。而自謂爲君子。文勝而過質。則於禮樂之實。反有害。故聖人思反本。而有從先進之言。程子曰。若用於時。救文之弊。則吾從先進。小過之義也。今也純儉。吾從衆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。寧固。此之謂也。或曰。然則從周之說。奈何。蓋文莫備於周。大體固當從周。而其末流。文勝之弊。則不可以不正也。從先進。與從周。固各有義耳。

子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德行。顏淵。閔子騫。冉伯牛。仲弓。言語。宰我。子貢。政事。冉有。季路。文學。子游。子夏。

從夫子於陳蔡者。自顏淵而下。當時偶不在門。故夫子思其時。人才之盛。而稱之。所謂言語。政事。文學。皆由一道入。而有所自得者。至於德行。則默而成。而以造其全。蓋不可以一事名也。彼三者。未免利仁之事。進乎德行者。則安仁之事也。

子曰。回也非助我者也。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
常人聞夫子之言。不能疑而問。與問而不當。固無所助也。學者則有助矣。疑而問。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。若子夏之起予。是也。謂顏子非助我者。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。蓋回聞夫子之言。無不得於其心。而無疑之可復故也。

子曰。孝哉閔子。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

閒。與禹吾無閒然之閒同。凡有所未盡。則有閒而可言。處之盡其道。人無得而閒然也。

南容三復白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三復白圭之章。其感於中者深矣。謹言如此。則謹行可知。言者人之所易故也。

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

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。他人皆不得與焉。則聖門問學之方。蓋可知矣。

顏淵死。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子曰。才不才。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。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可徒行也。

聖人正大之情。天地之情也。才不才。亦各言其子。謂才與不才雖異。而彼此均爲其子也。鯉雖不可以並淵。然在己則子也。無椁則亦已矣。淵雖賢。而父之葬子也。亦稱家之有無而已。又何必強爲之椁乎。

夫子視淵固猶子也。不得舍車於鯉。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。顏淵死。子曰。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顏淵死。子哭之慟。從者曰。子慟矣。曰。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。

謂天之喪已者。以顏淵之死而卜天意。懼斯道之不傳也。哭之慟。而從者曰子慟矣。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。聖人有過乎。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。故曰有慟乎。然謂非夫人而誰爲。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。顏淵死。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。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。夫二三子也。

葬以禮者。謂得其理也。顏子簞食瓢飲。居於陋巷。及其死。門人乃欲厚葬之。則失其理矣。夫子止之而不可得。謂回雖視予猶父。而已不得視之猶子。以有顏路故也。其曰非我也。夫二三子也。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。顏子之在聖門。門人莫先焉。故於其喪也。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。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。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曰敢問死。曰未知生。焉知死。

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。而不知其爲常也。蓋不越於理而已。由聚散故有死生。由幽明故有人鬼。能事人。則能事鬼矣。知生。則知死矣。事人者。事君。事親。事長之類。是也。知生者。知所以生也。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。與死之理。豈外是乎哉。故君子之於學。務於其近而已。而其遠者。莫之能違也。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爲一說。驚怪恍惚。而其失莫之窮也。

閔子侍側。閭閻如也。子路。行行如也。冉有。子貢。侃侃如也。子樂。若由也。不得其死然。

一於篤敬。故閭閻進於和樂。故侃侃直而果。故行行有諸中。形於外。莫揜也。故夫子樂其實焉。若由也。

不得其死然。謂如由之氣象。蓋有不得其死之理。此爲疑之之辭。而因以警之也。孔悝被劫。子路死之。誠不可以不死。謂之不得其死。不可也。然其從孔悝。則有爲之死之理。始擇之未善也。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。若比干。則可謂得其死者矣。然則求生以害仁者。謂之不得其生可也。子路雖不得其死。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。

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。仍舊貫。如之何。何必改作。子曰。夫人不言。言必有中。

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。貨財之府。無過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。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。言必有中者。中於理也。

子曰。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。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。由也升堂矣。未入於室也。

以瑟爲言者。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。子路之氣稟偏於剛。雖其學之有至。氣質不爲不變。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。在聖人之門。爲有未和也。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。而門人聞此。遂有不敬子路之意。蓋未知子路之所至。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。故復從而開曉之。夫自得其門而入。以至於升堂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。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。獨未及夫闢奧之地耳。由室而言在堂者。則爲未至。所當勉以進也。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。則不亦有閒乎。聖人斯言。非特以發明子路。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。

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。子曰。師也過。商也不及。曰。然則師愈與。曰。過猶不及。

子張高明。故常開擴。子夏敦篤。故常收斂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。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。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。特未得其中而已。夫子謂過猶不及。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。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。其所過與不及者。蓋亦可得而見矣。

季氏富於周公。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。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。可也。

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。冉有時爲季氏宰。考之國語。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。而卒莫之救。以冉有爲宰之時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。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。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。冉有旣爲季氏之臣。所當救正其非。使之由於法度。今旣不能正。而又順其所爲。私門益以封殖。則公室益以衰弱。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。原求所以至此。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。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。有志於學者。亦鑒諸。

柴也愚。參也魯。師也辟。由也喭。

愚則專而有所不通。魯則質而有所不敏。辟則文煩。喭則氣俗。此皆其氣稟之偏。夫子言之。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。然曾子之魯。其爲學篤實。故卒能深造於道。非唯質不足以病之。而適所以成之也。

子曰。回也其庶乎。屢空。賜不受命。而貨殖焉。億則屢中。

顏子之庶幾於聖人。以其屢空也。空者。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。然猶曰屢焉。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。聖

人則絕四矣。顏子不貳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者也。賜不受命而貨殖。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哉。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閒耳。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。而其聰明所及。億度而多中焉。以其資稟之高故也。然億而屢中。則不能以皆中也。苟惟天理之安。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。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。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。而於茲又發此義。所以進之者遠矣。程子曰。此亦子貢始時事耳。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。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。不踐迹。亦不入於室。

程子曰。所謂善人者。不爲不善也。故不必踐舊迹而已。有不善。則能改之矣。雖然。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。苟能之。則賢遠也。不止爲善人而已。或曰。善人者。未能有諸己乎。曰。不能有之。則安得善。然所謂有諸己者。蓋亦有淺深。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。則不可。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。則亦未也。

子曰。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

惟其言之篤厚是與。當與其君子者乎。與其色莊者乎。君子。謂行稱其言者。色莊。謂行遠於言。居之無疑者。此言取人常聽言而觀行也。

子路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有父兄在。如之何。其聞斯行之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公西華曰。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赤也惑。敢問。子曰。求也退。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。故退之。

聞義固當勇於爲。然有父兄在。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。若不稟命而行。則反傷於義。子路有聞。未之能行。惟恐有聞。其勇蓋如此。於所當爲。不患其不能爲也。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。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。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。不患其不稟命也。患其於所當爲者。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。聖人一進之一退之。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。而使無過不及之患。其成德達才之道。可謂至矣。子畏於匡。顏淵後。子曰。吾以女爲死矣。曰。子在。回何敢死。

夫子以顏子之後。而憂其或不免。若顏子之言之意。則謂夫子免於難。則已。亦何敢果於死。聖人微服而過宋。爲死之傷勇故耳。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。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。則亦有之矣。

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。子曰。吾以子爲異之間。曾由與求之間。所謂大臣者。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。可謂具臣矣。曰。然則從之者與。子曰。弑父與君。亦不從也。

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已而稱之爲大臣。故夫子小之。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。道。謂正理。不可。謂不合於正理也。有不合於正理。則爲大臣者必從而止之。由求爲季氏之臣。坐觀其失而不之止。是不以道事君也。直尸祿備數而已。故曰具臣。然則從之者與。季子以其不能止。則當無不從也。方是時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。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。非惟言由求所長。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。或曰。弑父與君亦不從。何必由求而能之。曾不知順從之臣。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。履霜堅冰之不戒。馴至蹉跌。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。蓋多矣。如荀彧劉穆之之徒。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。

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。雖然，自弑父與君以下，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，皆爲失大臣事。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。至如他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，則由求不至乎是也。然在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。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。」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，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酬酢之地，將反戕賊其心矣。故夫子有「賊夫人之子」之歎。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，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間。然學必貴於讀書者，以夫多識前言往行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，實有賴乎是。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。至於上聖生知之流，宜莫待乎讀書矣。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，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。如子路之言，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，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，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，有不可勝言者。原子路發是言，特禦人以口給耳，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。故夫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，所以責之之深也。」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。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」求爾何如？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赤爾何如？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」宗廟之事，如會同、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點爾何如？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

作對曰。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曰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三子者出。曾皙後。曾皙曰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曰。爲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惟求則非邦也。與。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惟赤則非邦也。與。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爲之小。孰能爲之大。

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。從容以問之。將使之深省。且有發也。三子之對。皆非偶然。而爲是言。所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者。蓋有勇而無義則亂。勇而知方。教之所行也。所謂可使足民者。使百姓均平。無不足之患也。言三年而可使如此。其先後條貫。素定於胸中。而知其然也。所謂願爲小相者。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。三子者。自體察其力之所至。此皆言其實也。向使用力不素。驟聞聖人之問。非茫乎無所措。則泛然肆其說矣。至於曾皙。則又異乎。是其鼓瑟含瑟之閒。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。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。言莫春之時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。風涼於舞雩之下。吟咏而歸。蓋其中心和樂。無所係累。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。玩味辭氣。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。故程子以爲此卽是堯舜氣象。而亦夫子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之意也。皙之志若此。自非其見道之明。涵泳有素。其能然乎。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。則以其於顏氏工夫。有所未能盡耳。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。故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禮者。爲國之理也。言之不讓。則爲廢禮。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。如求與赤。則庶幾乎能讓者。故復因以稱之。

顏淵篇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克盡己私。一由於禮。斯爲仁矣。禮者。天則之不可踰者也。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。皆禮也。曰。一日克己復禮者。此言克己之至也。天下歸仁者。無一物之不體。無一事之不該也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言爲仁在己用功。非他人所得而與也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克己之目也。勿者。禁止之辭。用力之要也。不言思者。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。或曰。克己之功。自始學至於成德。皆所當從事乎。曰。然。始學者當隨事自克。覺其爲非禮。則克之。克之力。則所見漸深。所見深。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。及其至也。苟有一毫人爲。皆爲非禮。克之功。猶在所施。至於大而化之。則成乎天。而後無所用夫克矣。夫以顏子聞夫子之言。宜其默識心通。而方且問克己之目。而請事斯語。此顏子之學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。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。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。

仲弓問仁。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仲弓曰。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。故其出門使民之際。皆是心也。己所不欲。勿施

於人強恕者爲仁之方也。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。若夫平易公正。欲不存焉。則已無所怨於人。和平之效。人亦何所怨於己哉。故曰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訥。曰。其言也訥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子曰。爲之難。言之得無訥乎。

人之易其言者。以其未知用力也。用力愈深。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。故仁者之言必訥。以其爲之之難也。司馬牛蓋易其言者。故夫子以此告之。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。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。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。君子不憂不懼。曰。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已乎。子曰。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

司馬牛蓋多憂者。故因其問。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之。不憂不懼。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。若牛之意。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。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。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。以夫內自省察。無所愧病。故得其樂。而物莫之嬰也。能進於是。非君子乎。曾子之守約。蓋此也。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。則勉之於己而已。不然。徒膠擾於憂懼之域。而何益乎。

司馬牛憂曰。人皆有兄弟。我獨亡。子夏曰。商聞之矣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牛之兄弟。司馬慙也。牛以其爲惡。不能以自保也。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。若子夏之意。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強求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。故知死生之有命。則當受其正而已。知富貴之在天。則當行吾義。

而已。張子曰：論死生則曰有命，以言其氣也；語富貴則曰在天，以言其理也。夫死生則有命，富貴則在天。君子夫何爲乎？以敬而無失爲主。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，敬而無失，在己居敬而不違也。恭而有禮，待人恭遜而中節也。此乃人道正理，以行於世，而人自樂親之。四海之內，何莫而非兄弟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？易所謂顯比者，是其義也。
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呂氏曰：譖者，毀人之行；愬者，愬己之私。浸潤者，漸進而已；內有所未入，膚受者，面從而已。心有所未然，明者知幾遠者慮終，必拒其始，然後譖愬不得行。不然，則始雖漸進，久則言入，始雖面從，久則心然。茲說備矣。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

生則有死，人之常理。至於無信，則欺詐傾奪，無復人理，是重於死也。夫食與兵固爲急務，然信爲之本。無信，則雖有粟而誰與食，雖有兵而誰與用哉？

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子貢曰：惜乎！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

文猶質，質猶文，言文質相似，俱不可無也。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，言苟文可去，則虎豹之鞞與犬羊之

韓何異。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。夫有其質則有其文。質者文之本。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。質立矣。而文生焉。體用兼備。表裏兼資。君子所以爲彬彬也。

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饑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曰。二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徹也。對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

哀公以用不足爲憂。而有若之對。循其本以告之。夫徹者。周家什一之法。徹法行。而百姓無不足之患。百姓足。則國斯強固。而君以安榮。亦無不足之憂矣。儒者謀人之國。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。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。而有若乃欲損之。以爲足國之道在乎是。則庶乎知爲政所常損益者矣。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。主忠信。徙義。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旣欲其生。又欲其死。是惑也。誠不以富。亦祇以異。

崇德辨惑。修身切要之務也。以忠信爲主。而見義則徙焉。則本立而日新。德之所以崇也。不主忠信。則無徙義之實。不能徙義。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。二者蓋相須也。人之生死有命。豈容我欲之乎。以愛惡之私情。而欲人之生死。其爲惑也不亦甚乎。推此一端。則凡欲之而妄者。皆惑也。引詩爲證。言此其誠實之不富。祇以自取異云耳。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君君。臣臣。父父。子子。公曰。善哉。信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

爲政以敍彝倫爲先。彝倫不敍，則節目雖繁，亦無以順治矣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此彝倫所爲敍也。雖堯舜之治，亦不越乎此。貴於盡其道而已。楊氏曰：景公雖知斯言之善，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，所謂說而不繹也。
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？子路無宿諾。

聽獄之辭，以片言決其是非，而人無不順聽者，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。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，古注訓宿爲預。尹氏曰：不預諾，所以全其信也。蓋推此一端，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，宜其有以信於人也。

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

聖人之意，不以聽訟爲能，而以無訟爲貴也。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，必有所由而然。於其本而正之，則訟可亡也。故教之以孝愛，而悖慢之訟亡矣；教之以禮遜，而傾奪之訟亡矣。以至於均田有制，民得其養，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？昏姻以禮，不失其時，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？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。况於在聖人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？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，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宏也。
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

以子張之難能，其於爲政之方，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。所患者誠意不篤，有時而或倦，徇於其外，有時